

雪漫青春经典之 纯白年代篇

左耳

Left Ear

甜言蜜语，说给左耳听。



饶雪漫文集
温暖珍藏版

27

饶雪漫 作品
SHARON WORKS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北方出版公司

■ 雪漫青春经典之【纯白年代篇】

饶雪漫
SEARON WORKS
作品

左耳

LEFT EAR

甜言蜜语
说给聆听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饶雪漫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左耳/饶雪漫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10
(饶雪漫文集)

ISBN 978-7-5470-0252-0

I. 左… II. 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63536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200千字

印 张: 8.75

出版时间: 2009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赵 旭

特约编辑: 雷 同 方悄悄 丁丽艳

装帧设计: 王玉文 向 梦 郑卫卫 李亦凡

ISBN 978-7-5470-0252-0

定 价: 21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我还有可以尖叫的权利

(代自序)

饶雪漫

又要写序了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这对我是一件超痛苦的事。我曾自我解嘲，说谁谁的书比我卖得好，是人家会写“散文”的缘故。不过我是真的散不起来，我脑子里的形容词少得可怜，游离于故事之外，将自己的前生后世吃喝拉撒絮絮叨叨一百遍，实在不是我的作风，也非我所擅长。

我所擅长的事，和《左耳》中的黎吧啦一样，在于遗忘。关于我，其实有一个天大的小秘密，那就是——我的记性一直很坏。

我会忘掉很多的事情，从前的，现在的，甚至刚刚发生的。每一次出门，我都会忘掉带东西，比如手机充电器、数码相机、存储卡，或者是我的手套以及一双发誓不可以忘记带的鞋子。我忘掉很多人，他们或许前两天还在跟我发短消息，但是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会一脸茫然且万分抱歉地问道：“请问您……”。我总是想不起他或她的名字，或者记不起他或她的模样，要不就干脆忘掉我们为什么会认识，有过什么样的交集。

没有人的时候，我会悄悄地想：“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毛病，需要医治？”

但是我一直没有空去医治，我的记性开始越来越坏，坏到我自己看我自己刚刚写完的小说的时候会问自己：“这些字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？”

真的有些糟糕，你说是不是？

不过还好，我是个天生乐观的人。我总是乐呵呵地好脾气地去买第N个充电器，N张存储卡，新的手套和无数双穿了一次就再也穿不上的鞋。我总是一次次试图去记住那些和我擦肩而过的人，在忽然灵光一闪想起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哈哈大笑起来。

所以，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字，这些字到底从何而来，因为结果可想而知，问了也是白问的呀。

所以，关于我自己的很多事情，其实，我都是听来的。

我早已经想不起五岁那一年，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练习写我名字，我安安静静地很乖很乖地写着那些复杂的笔划，我的爸爸从树后面走出来，给我变桔子吃，他那时候年轻英俊，很多人说他长得像“高仓健”。而我是他最宠爱的女儿，除了变桔子，他还给我买过一件绿色的灯芯绒的大衣，据说那件大衣花掉了他半个月的工资。我真想知道，我穿着它笑眯眯地靠在墙边站着的时候，会是什么样子。

我也已经想不起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曾经在妈妈的指导下写过一篇叫《跳绳比赛》的作文，我在那篇作文的最后引用了一句诗：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。这篇作文得了某次作文比赛的一等奖，被贴在学校的广告栏里。我很想知道那时候的我知不知道世界上有“作家”这个词，是不是从那时候就开始做我的“作家梦”。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他们只记得我是个馋嘴的小姑娘，曾经偷过妈妈的五块钱去买泡泡糖吃，夜里九点在食堂排队等着妈妈学校分馒头。

我当然也想不起念初一的那一年，我从镇上来到市里的中学读书，我们的班主任姓刘，她总是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朗读我的作文，每堂作文课是我最风光的时候。因为作文写得好，我还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，我在那些比赛中总是能拿到一等奖，他们说我的声音很甜美，故事编得很感人。不过我还是那个馋嘴的小姑娘，盼望口袋里有钱，可以在放学后或游泳完吃一碗酸辣凉粉，放很多的辣椒，辣到嘴唇红肿倒吸凉气才算过瘾。

我想不起我是从哪一天起忽然喜欢起写诗，长长短短的句子，我写满了很多很多的本子。想不起那些诗里的任何一句，想不起我是如何抱着它们忐忑不安的成长或者暗自悲伤。想不起我又是从哪一天开始写小说，我写很多很多的故事，用笔写，很厚的一本又一本的稿子，它们流传到各个学校，再传回我手里的时候，后面跟了好多好多的留言，用各式各样的笔写下。我想不起他们是怎么夸我或是怎么骂我，想不起我走在校园里的时候，会有人忽然

停下脚步来，指着我说：“看，那个就是妄想当琼瑶的饶雪漫呢。”

我想不起我第一次发表文章，是哭了还是笑了。

想不起我第一次收到读者的来信，是天晴还是下雨。

想不起我第一次暗恋的男生，他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。

想不起我疯狂写字的那些岁月，抬起头来，看到的是一片什么形状的云。

想不起第一本书出版，到底是在哪一年。

想不起我拿过哪些奖，吃过什么苦，做过哪些梦……

你瞧，我真的是忘记了很多很多的事，很多很多的人。我在这样大的一个毛病里迷失方向却乐此不疲。当然，我也是有我的小小狡猾的，我愿意相信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人生，我可以从头开始，永远是那个穿着绿色灯芯绒大衣的幸福而懵懂的长不大的孩子。

只是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我真的忘记了你，真的真的很对不起。不过在我敲下的字里，一定有你来过的痕迹，这一次我把他们都集合在一起，就像对自己的一次总结和回顾，我整合我的文字，像整合我们曾经的过去，我捡拾曾被我遗落的片断，在前行的路上感恩地驻足。这一次，我请很多的陌生人，来见证我们的故事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，一起爱过恨过的青春岁月，感觉应该可以不错的吧。

时光总是走得很快，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，每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，心里会有不舍。可能我会忘记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，不过我记得，一年中，我最喜欢的是十二月。今年的十二月二十一号，我要飞到成都去看齐秦的演唱会，从十七岁的第一场演唱会至今，我已经数不清这是多少次去看他的演唱会了。还记得两年前在上海，齐秦问：听我的歌有超过十年的吗？我们大声答：有。有超过十五年的吗？有。有超过二十年的吗？有！齐秦得意地说：那你们都老了。然后，哈哈笑。

是的，我老了。我会忘记我每年的生日，然后，在收到礼物的时候，惊喜，记起。不过我不会忘记的是每一年我收到的礼物，千纸鹤，幸运星，来自你们的祝福。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如此幸运的人，今年，我在几十个读者给我录下的生日祝福中听到哭。是的，就算我

无法挽住岁月的流逝，但我还有爱的勇气，还有为了偶像尖叫的权利，我的心仍足够柔软，
能为一切爱和美好的事物落泪。这一切，只因为我和我的十七岁，住在我的文字里，永远不
会老去。

一套三十多本的书，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在这里，要谢谢所有为此书辛苦的工作人
员，谢谢所有的书模。谢谢我的读者。

新年快乐，我爱你们。

饶雪漫

2007年12月于江苏镇江





一九九八年，被火焰或雨水灼伤的下午。
是不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决定跟着你，一起在伞下奔赴未
来的生活，义无反顾，头破血流。记忆已经被时间淡
漠，或许一切总是如此，爱和时光，各执一词。



感情是用来挥霍的，宛如青春。他们说，翻开这一页，人生便得以完整。但我宁愿被这段爱情和青春焚毁，那是另一种完整，向死而生。

只是在多年以后再回想起这一刻的我，明眸皓齿，心里是否还留存着向往。





在单车的后座上，是否应该掐灭那些小小的念头，在你背后，将你作为我的避风港。那些温暖稳固得好像并不存在，像一片乌云，像一场暴雨，像一场刮错方向的风。





纪念的反面，是永诀。

左耳萦绕的，是你曾经留下的气息。

深冬的刺骨寒，手中余温逐渐消散，想念在空气中**停滞搁浅**。而那段时光，却是我如何也无法道别的过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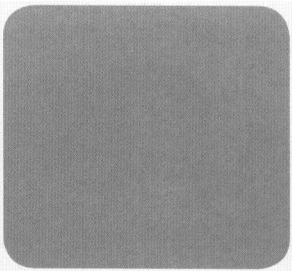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胡桃木上刻字，我在玻璃窗上画云，我携着你的手迈向归途。我从来不画你，因为**你一直都未曾离开**。



或许正像是一场喃喃的耳语，内心戏码包裹着深情沉恋，在四目相对中映衬出不曾泯灭的执念。而放在我们面前的那碗鸡蛋面，清淡，或热烈，都是一次朴素的表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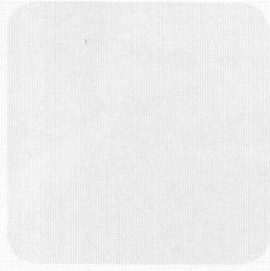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contents

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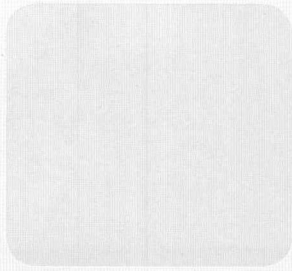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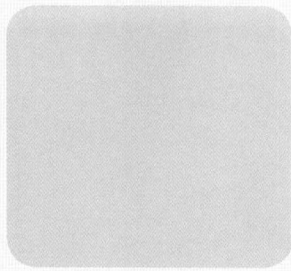
PART1 木子耳 001

PART2 吧啦吧啦 045



PART3 张漾 125

PART4 李珥 182



尾声 258

附录 260

PART 1 木子耳



我在河边慢慢蹲下身来。

渐渐听不清风的声音。

我好像又看见了吧啦，那个名字特别奇怪的女孩。看见她穿了有长长流苏的裙子，背了玫瑰红的小包，拖着夸张的步子走近，用明亮的眼睛瞪着我问：木子耳，你真的，真的想变成个坏姑娘？

我重重地傻不拉叽地点头。

吧啦的手啪啦打在我头上。

我始终没有成功地变坏。

但我还是宁愿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吧啦。

这样，兴许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
我也不会因为想念吧啦，让自己的十七岁，痛得如此的溃不成军。

选自木子耳的博客《左耳说爱我》